

風和，雲淡，山青時

文・圖／黃秉乾

校友雙月刊編輯林秀美女士邀我以“我的青春記事”為主題，寫一篇五十年前“在台大求學期間，難忘，值得回憶，或影響最深，具時代代表性的人、事或物。”我想當時的師長同學都具有一份傳統中國文化特有的，璞真、勤學、襟懷、謙沖，而又憂國憂民的風格。他們的共同存在，形成了一股特有的淳淳學風；加上校園農場后的青青小山，襯著淡淡的白雲，和風吹過，椰蔭飄曳，美好的環境，讓我可以放任地追求：文哲、科學、友情、夢想、過去和未來。這也許就是我最懷念的大學歲月。

我們這一代生於憂患，長於動亂，出生時國有外

侮，求學時又逢內亂，多年來旅居海外，子女都歸化番邦。可是回想在台大的青春時日，雖然政局動盪，多少折騰，卻有豐富和愉快的一面。因此，在這時代交錯中，我們該算是幸運的一群，應該珍惜一切的因緣和賜予。

報考台大就是因緣。我的中學是在上海唸的，祖父母原已寄籍屏東，希望我來台灣升學陪伴他倆老。祖父中意有日本帝大風格的台大醫學院，而我也順利的由備取第一名補正入學。稍後由於種種原因，也因為我對遺傳學的特殊興趣，轉入了農學院（原理農學部）的農藝系。農藝系有育種，作物，生物統計，和氣象四組。我唸的是育種遺傳。

（文承上頁）

「哪有這種事！妳的成績雖然平平，但沒有任何理由不讓你註冊。」他想了一會兒說：「妳願意的話，歡迎妳來心理系就讀。」他的話像荒漠中的甘泉，使受盡挫折、打擊的我感激涕零，幾乎不能自主。他還安慰我：「好好唸書，受一點打擊不要灰心，心理系是很有希望的科系，同學們也很友善，好自為之。」下午我再去見他，很快就辦妥了轉系和註冊的手續。轉系後忙著補修學分，高興自己不必要再妾身不明了。

此後台大校園仍然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，新學期在教務處的牆壁上，貼滿被槍決和判刑的學生名單，令人怵目驚心。1953年我自心理系畢業後（第一屆畢業生），就職於省立錫口療養院，從此我揮別灰色的青春，走進杜鵑窩裡，開始與精神病患為伍的生涯。當年陰錯陽差，心理系的蘇薌雨主任接納了徬徨的我，帶領我走進奧妙的心理學殿堂。我也以將近四十年灰

色的杜鵑窩生涯，盡力堅守臨床心理學者的職責，回報了蘇主任及灰色青春時期的這段機緣。[圖]

顏一秀小檔案

1929年7月31日生

學歷：

1953年台大心理系畢業

經歷：

1954.02-1955.04 台灣省立錫口療養院臨床心理技術員

1955.07-1957.07 台南市立家事職校教員

1959.10-1971.08 私立仁愛之家心理療養院臨床心理師

1971.08-1996.07 私立仁愛之家慢性精神病養護所所長兼
心理療養院臨床心理師

兼任：

1972.08-1974.07 高雄醫學院兼任講師

1985.07-1986.05 台灣省衛生處台南社區心理衛生臨床心理師

1972.08-1997.07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心理輔導中心顧問

有道"少年不識愁滋味"。52級同學遠足碧潭留念。左起：吳信淦，陳維新，齊國瑞，黃秉乾（作者），殷光霖。1948年侯愉攝。



可是由於轉學太晚，修課分班已定，我被編入中文系與歷史系同上英文，和外語系同上中文。何幸之有。

1948年大一的前期，台大有著一片暴風雨前的寧靜。

我們這一群『新鮮人』，既純真又富於理想；一方面享受著象牙塔的高貴學術氣息，另一方面卻以時代先驅自許，熱衷理世問事。讀書不大用勁，社團活動不可少。從歌詠（麥浪、海天），舞蹈（秧歌、民族），到反飢餓，反迫害，反特權，反貪污。示威，遊行，罷課，寫大字報，.....都要參加。此外又兼任家教，謄稿，加上優秀生獎學金的補貼，那是充滿活力、愜意和放浪的日子。

還未到一年，國家有了極大的變化，因緣際會帶來了大陸多個大學的菁英、教授和優秀的寄讀，流亡和退伍青年軍學生。我的學習生涯也從此有了基本的改變。台大原已有一流的學者：醫學院的杜聰明（院長），葉曙（醫預科），以及日后中研院院士會同席的前輩李鎮遠，方懷時，彭明聰等當時都已經是教授，而理農學院曾任我師的就有：陳炯松（作物），湯文通（栽培），汪厥明（生統），張魯智（試驗設計），陳振鐸（土壤），蔣丙然（氣象），高坂知武（農工），易希陶（昆蟲），戈福江（畜牧），葉炳遠（數學），德裔高個子（微積分。已忘姓名，但此科目是我少數高分的課程），柏銓（生理），朱洗（動物），松本巍（植病），陳正祥（農經），胡

昌熾（園藝），于景讓（遺傳和細胞遺傳）等教授，本科的課程是相當充分而豐富的，給我打下不少生物醫農學的基礎。

大遷移帶來了文化的大衝擊，台大添增了一大群的學者大師。在台大有愉快的歲月，並不是滿意當時的政治環境，赤色恐怖在校園比諸稍後的白色恐怖為甚，而是那時可以自由選讀這些新來大師的課程：沈剛伯的西洋史，台靜農的國文，方東美的哲學，趙麗蓮的美語，曹欽源的日本文學，董作賓的甲骨文，和導師趙連芳的水稻育種。如此許多一流學者的學養和風範，能在同一所大學裡吸取，也只有在當時的台大，才有此份機緣。沈師的藍布大褂，莊正又倜儻。而他訴說的希臘、羅馬、埃及史事，給我印象最深。麗蓮師的美文課從來座無虛席，至今我不止一次的作夢因遲到而站著上課，求知的殷切若此。台師著眼人性，正視人間苦難，反對不合理的情操，流露在他的文學課中。曹師分析川端康成的新作夢鄉（1968年諾貝爾獎代表作）細數週詳，影響了我對日本文學的興趣。董師的殷墟譜推理邏輯，也給我日後做遺傳密碼轉譯一些靈感。趙師引導我進入遺傳育種的殿堂，後來在顧元亮和畢中平兩師指導之下，完成了『單倍體誘變』

與愛妻汝吉（台大53級）同獲博士學位前留影於美國哥倫布市。



學士論文。我一生就投入此一領域，從事基因和蛋白的研教。

當時的台大實在太令人興奮，令我慕名去旁聽一兩堂課的老師，還有英千里（外文），毛子水（中文），張肖松（心理），李濟（人類學），徐錫藩（寄生蟲），李惠林（分類），周鴻經（數學），薩孟武（法學）……傅斯年校長不但號召了一時之選來台大任教，他的治學自由理念，更影響了我們的學習態度。我個人的受益也許就在利用這份自由，衷心的去崇拜一些仰慕的大師，結交一群好的朋友。

錢思亮校長有說：『士不可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』我擔任過校本部食堂的伙食主委，提出自行輪番上中央市場採購的制度，多少改善了伙食的品質。在農藝學會會長任內，創辦了《農藝文摘》，將最新的外文學術論著，用中文簡介於讀者。我組織了養雞社，將戰時摧毀的台大動物園整修利用，將多產的來亨雞，引進台灣。我也經營過豆漿社，生產自磨豆漿，提供台大以及近地院校（國防醫學院，師範學院等）的同學訂購飲用，並接濟在校患肺病的同學。最後還擔任畢聯會紀念冊的編輯之一，為同學留下鴻爪。這些活動將早年用在口號上的熱誠，成為實在的課外學習動力，獲取不少為人、處世和待物的寶貴經驗。

1952年韓戰方殷，國防部決定推行預備軍官制度，及齡畢業生一律前往鳳山接受軍訓。預官一期中有四十餘人英文能力尚可的，則受特別徵召，予以特種語文和軍事訓練后，分發軍中服役兩年。又是因緣的安排，我忝列其一，再度受到英千里和吳炳鐘兩師的教誨。額外的學習，有助日後留學的進修。

當年全台灣的大專畢業生僅1152人。台大農藝系24人，畢業照卻有25人，其中有兩個我。因為當時攝影用的不是廣角鏡，而是掃描式的鏡頭，我利用掃描的時差，先站在左方，又跑到右方，成了台大最早會『克隆』（clone）的遺傳學人。

風雨同舟半個世紀的系同學，兩人已作古，一人在大陸，八人寄居美國，十三人四散寶島各地，還有許多舊友，他們也都是我常懷念的。

”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領風騷‘五十’年。”短短此文，寄望新生的一代台大人。（May 30, 2003）

黃秉乾小檔案

簡歷：

Johns Hopkins 大學公衛學院生化及分子生物學系，與文理學院生物物理學系教授。交大及清大榮譽講座教授。中研院諮詢委員，院士。專長為分子遺傳學。在台曾任國科會特約講座，清大生命科學院創院院長，生科學系主任兼生醫所所長。

小傳：

黃秉乾教授畢業於上海育才中學（Ellis Kadoorie School），1952年台大畢業，服役預官后，赴美深造，1956年及1960年分別獲得維吉尼亞州理工學院碩士，及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。加州理工學院任博士後研究員，1965年任教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迄今，現為公衛學院生物及分子生物學系，與文理學院生物物理學系教授。專長為分子遺傳學。黃教授曾任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者，美國木洞海洋研究院客座教授，美國科學基金會分子生物及分子生物物理學門召集人，國家衛生院基因研究組研審小組主持人。除在美研教及服務工作之外，在台曾任中研院，台大及清大特約講員，國科會特約講座，清大生命科學院創院院長，生科學系主任兼生醫所所長，講座教授。現任中研院諮詢委員。長庚醫學發展顧問。雲南大學，北大，交大及清大榮譽講座。中研院院士。編著遺傳醫學及預防醫學，遺傳工程等書及學術論文近二百篇。